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生活素描

草木有情染童心

◎陈卫中

讲台的一侧,摆放着一溜的蔬菜瓜果。碧绿的菠菜,橙黄的胡萝卜,鲜红的火龙果,还有层层包裹着的紫甘蓝。打量着这些熟悉的“食材”,小朋友们心里明白,老师可不是要请他们吃大餐。

自然小课堂,今天的课程是“草木扎染”。

玥玥是湿地博物馆这间自然小课堂的“老朋友”。每逢周末,她和妈妈穿越半个城市来这里,学习自然的智慧,感受自然的魅力。

铃声清脆,自然小课堂准时开讲。

和往常一样,苏苏老师的故事匣一打开,总能瞬间抓住孩子们的心。“我们最早的祖先,或许真的像小动物们一样,不穿衣服。但随着智慧的开启,他们发现了御寒的兽皮、遮体的树叶,再后来,又学会了从植物中提取纤维,纺织成布匹,穿上真正的衣服。”

“再后来啊,”苏苏老师语气一转,“开始向往色彩的斑斓,他们开始琢磨如何给这些布料染上大自然一样的色彩。那么,这美丽的染料会从哪里去寻找呢?又怎样染上衣服的呢?”她的目光扫过讲台旁那些色彩明艳的蔬菜瓜果,将孩子们的好奇心牵引到“草木染”上。

于是,课堂立刻变成了研讨会。苏苏老师拿起菠菜和胡萝卜,揭晓谜底,“这些瓜果蔬菜就是染料的来源,不过把这自然的色彩‘请’到布上,可不是一个下午的突发奇想就能成功的哦,那可是千百年的反复尝试和经验积累。”

构图、扎紧、浸泡、清洗,苏苏老师在大屏幕前,一步步讲解由蔬菜瓜果制取染料,再在布上染出图案的过程。苏苏老师提醒同学们,所谓染色就是把染料染到布上,要染出图案来,就是在布上留出图案的空白。关键点就是在“扎”,要扎得紧,不让染料接触到需留白的布。

画面一页一页切换,玥玥的目光就像

被磁石吸住一样,紧紧追随着每一个细节,小耳朵竖着,生怕漏掉老师强调的任何一个“注意事项”。

两件白色汗衫,捆扎用的线绳、橡皮筋,以及一些梅花、爱心、五角星等图案模具,老师给每位同学分发了草木扎染的原料和工具。

小朋友在设计图案和捆扎汗衫时,苏苏老师用一旁的瓜果蔬菜准备着染料。

接下来就是浸泡了。玥玥喜欢那份像太阳般温暖的橙色,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扎好的汗衫浸入胡萝卜汁染盆中。

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长。染液与布料在时针“嘀嗒、嘀嗒”的催促下,发生着无声而剧烈的反应。教室里弥漫着植物的清香,以及孩子们的焦急与期待。

终于等到了“解密”的时刻。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解开捆扎的线绳,清洗。然而,小脸瞬间从期待转为茫然,继而“傻了眼”。预想中该留下显示图案的地方,竟然没有守住,费心设计的图案踪迹全无,整件汗衫

全被染料攻城略地,成了彻头彻尾的“单色袍”。只有玥玥的“作品”,几颗爱心的形状和几瓣梅花的轮廓勉强地显现出来。苏苏老师告诉大家,主要是大家捆扎得还不够紧密。

于是,小朋友们汲取了刚才的教训,转眼变成“捆扎小能手”,使出浑身力气扎紧勒紧线绳。苏苏老师也在一旁巡回指导,挨个检查大家是否达标。解开束缚,再次清洗,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惊叹和欢笑,各种各样推推却充满童趣的图案,在碧绿的、橙黄的、或深紫的底色上清晰地绽放开来。孩子们欢呼雀跃,高举着自己的杰作。

一次瓜果蔬菜的草木扎染,就是一场比赛,是一场深刻的跨时空对话,与古老文明的睿智相连,与神秘自然的精彩相通。在这草木有情染就的童年里,孩子们与脚下的大地、与眼前的草木、与整个孕育万物的自然,刹那间结成了最贴心、最默契的朋友。

休闲时光

山城夜雨

◎刘波

初到重庆,秋雨便缠绵不休。太阳被厚云捂了数十日,整座城像浸泡在一杯温吞的老茶里,水汽漫过坡坎与屋檐,迟迟不肯消散那层朦胧的面纱。

正沉醉间,电脑屏幕忽然弹出提示音。点开邮箱,一封来自远方的生日祝福跃入眼帘,一幅“祝您成功”的图片,让我眼圈发热。身处异乡的我,被繁杂事务冲淡了对这个日子的感知,这份跨越千里的惦念,让潮湿的空气中陡然漾起暖意,心海泛起幸福的涟漪。

窗外的雨仍在叩响着玻璃,时疾时徐的节奏,像极了日子里忽快忽慢的脚步。

回望一路走来,童年时的天真真是块无瑕的宝玉,大自然是最好的玩伴。下雨后,总爱蹲在屋檐下看雨滴“嗒嗒、嗒嗒”地砸在泥地上,溅起细碎的水花,又聚成一排水洼。水洼倒映着天上的云彩,仿佛把整个世界都捧在了手心。

告别童年与校园后,友情逐渐成了生命里的光。一次雨中,朋友冒雨赶来送伞,看他满是泥水的裤管,伞沿垂落的雨滴声里,藏着比阳光更暖的感动。珍惜每段友谊,心里便多了份牵挂,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,总能在无助时如屋檐下的灯,让我看清回家的路。

雨还在下,坡坎上那座临江吊脚楼,把所有风雨都挡在门外,这便是家。小时候,带着父母的期盼离开了生养我的故乡,可无论走多远,他们饱含深情的目光总在身后追随。如今,他们的健康成了我最深的牵挂,也是快乐的源泉。每次通话,听见他们隔着听筒传来爽朗的笑声,一句“一切都好,你也要注意身体”,心情就像被雨水洗过的天空,明亮又清爽,满心的是踏实,是快乐。

与妻子相濡以沫多年,家庭给我的是稳稳的支撑,累了能靠,迷茫时能指引方向。婚姻路上,我们共经风雨,彼此扶持,平凡日子里藏着数不尽的温馨。看着孩子们健康成长,他们朝气蓬勃,像极了我逝去的青春。

青春的脚步随岁月远去,那些青涩的浪漫、狂热的激情,都成了记忆里的一段故事。如今,雨声漫过耳畔时,渐渐懂得那些在坡路上被雨水打湿过的脚印,那些在榕树下雨声里流过的泪与笑,都是青春被雨丝泡成的老茶,初尝略带苦涩,细品却是回甘。这份藏在雨里的成功与喜悦,也许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,雨声时而在耳畔低低絮语,时而似唇边浅浅叹息,恰如诉说生命里那些说不尽的故事,一句又一句,都叩在心扉上。

藏在雨声里的情谊,看似淡去,雨声里的快乐与温暖更像老茶馆里的老茶,越品越有回甘,在心底留下了永远的暖意。或许,只有在山城,只有山城的雨,能把寻常日子里的暖,浸泡得像那杯温润的老茶。有了这样的心境,才能撞见那些不期而遇的快乐。



荷韵

新华社发(杜懿摄)

花香一瓣

病房里的他们

◎陈恒林

前几天我是在医院过的。原本一直与我和平共处的胆结石伴胆囊炎,连续发作,导致腹部胀痛难忍,只好住院做手术。出院这几天,总想起病房里朝夕相伴的医生、护士和病友。

麻药劲儿过了睁开眼,肚子上就三个小眼儿,连根管子都没插。这和隔壁床病友术后插管引流的样子,差远了。要不是医院的特殊环境和头顶的输液袋,我都感觉自己不像是刚做完手术的病人。

我内心感叹,到底是专家。

入院前发病期间,朋友推荐了这位科主任。

“根据你既往病史及近期反复发作的情况,只能手术摘除胆囊。”

“保守不能吗?”

“你这个结石较大且卡在胆管。迟做不如早做。”

主任满脸的果断与冷峻,和开始询问我病情病史时的和蔼判若两人。

住院第二天下午,我正迷糊着,床边突然有人说:“明天一早我给你手术。别担心,微创。两三天就可以出院。”抬眼一看,穿着便装的主任站在我床前,全无门诊时的严肃。没等我道谢,他又风风火火走了。

入院的第二天,我溜回单位办事,刚猫着腰钻进病房,就被逮个正着。“31床,你终于来了啊。”护士眼睛瞪得溜圆,口罩跟着一鼓一鼓。

“不好意思,班上事多,工作得安排到位。再说这还没还手术嘛。”我辩解着,一脸无辜状。

“入院便是病人。你就得遵守医院的规矩,不允许随便离开呢!”依然一副充满训斥的面孔。

“从现在起我保证严守纪律,坚决不离开医院半步!”我陪着笑保证再不乱跑。

正当我躺在床上暗自庆幸过关的时候,又听见一位护士在“训”邻床偷吃茶叶蛋的大爷:“大爷,您这伤口还没长好,现在还没到能吃整个鸡蛋的时候呢!”

同病房的是两位乡下大爷。一位70岁,一位81岁。刚办理入院时,常听见两位大爷在说笑。

81岁的大爷很神气。为村里人争土地流转金,跟书记拍桌子,据理力争。最后,让农户每家每年多增加收入一千元到三千元不等。

70岁的大爷同样了得。很多年前插秧时节,他开拖拉机为村民把

地,右脚被机器硬生生划开了长达五寸的伤口。“当时,血直流,我就扯块布条裹上接着干。”大爷还说,得赶紧治好病回去,家里10亩地和7亩蟹塘在等着他呢。

两位大爷聊到快意之时,便放声大笑。我也常常被他们的笑声感染。

可自从我推进手术室,俩大爷突然变安静了。抖音外放改成静音,老人机也调成震动模式。我术后还想听两位大爷谈笑风生,却听不着了。

这样的静默一直保持到我出院。后来无意间听说,两位老人在我进手术室后便说好,不再大声说话,不刷抖音,还让儿子将他的老人机来电铃声调成静音。

出院前想洗头,发现忘带洗发水。70岁的大爷立即说:“我有洗发水,只管用去。”随即又补了一句,“还有香皂呢!”

出院那天,我与两位大爷道别。他们齐刷刷支起上半身,朝我扬起双手。我刚跨出病房门口,回头再看两位大爷,他们的手一直没有放下,笑容依旧。

阳光刚好透过窗户照进来,照得病房里亮亮的。

往事如烟

偷梨

◎王茜

晚风拂过窗帘,小儿子忽地自枕上翻身起来,嚷嚷着要听“托尼”的故事。我正茫然间,婆婆微笑着走近,轻拍着孙子的背,低语道:“是偷梨啊,小馋猫。”

于是,婆婆的童年故事便如月下清溪般,淌过这个安静的夜晚。

饥荒的岁月里,婆婆和小伙伴们日日眼巴巴盯着公社里那株梨树。那时公社的梨树是云朵变的,青果儿在枝头晃晃悠悠,晃得孩子们心里直痒痒。某个蝉鸣聒噪的午后,几个赤脚的小影子溜进了果园,谁知其中一个小伙伴二狗子一脚踩进牛粪里,“噗叽”一声,惊惧之下他脱口而出:“我踩到屎啦!”这一声如惊雷炸响,惊动了守园的老头——他如土地公公般现身,孩子们顿时如惊散的鸟雀,慌不择路地逃向那时的三岔乡朱坝河。

河边泊着一只水泥小船,他们跳上去,竹竿慌乱地撑开水波,摇摇晃晃漂向了对岸的八一村。河面泛起的涟漪里,还漂着二狗子那只沾着牛粪的脚丫印。老头追至河边,只余下他对空荡荡的河面徒然挥手的身影——小船载着惊魂未定的小贼们,把饥饿与朱坝村一同抛在了水波之后。

待到梨子熟透,这群小家伙又潜入了梨园。一个伙伴猴子般攀上树梢,摇晃着挂满金黄铃铛的绿伞,果实如雨点般坠落。不料,一只梨子从纷落中飞出,“咚”的一声,不偏不倚,精准砸中了老头的脑袋!老头正靠在树荫下打盹,冷不丁被砸得跳起来,抄起棍子扑来。孩子们如惊散的鸟雀,在田埂上玩命狂奔,怀中偷来的梨子一路颠簸滚落。好不容易终于甩开老头,清点战利品时,却发现每人手里竟只剩孤零零一个梨。

梨子手中似乎还带着枝叶间残存的阳光,可他们早已顾不得洗,也顾不得擦,张口便咬。梨肉香甜的汁水在口中爆开,又顺着嘴角流淌下来,滋润着干渴的喉咙。三口两口急不可待地吞咽,果肉顷刻便消尽了,只余下小小的、光滑的梨核,被紧紧攥在空荡荡的手心里,似在嘲笑他们仍空虚的肚腹。

小儿子听完,眨着亮晶晶的眼睛,忽然跳下床跑到桌边。他拿起自己吃剩的半个鸭梨,仔细啃净了最后一点果肉,将梨核郑重其事地放进婆婆的手掌心:“奶奶,这个梨核给你,我们把它种起来变成大梨树,好不好?”婆婆愣了一瞬,眼角弯成月牙,手指轻轻拂过孩子柔嫩的脸颊。

窗外月光如水般流淌,漫过婆婆手上的梨核,又在小儿子的梦里洒下细碎的金箔。梨核新润如才滴露的清露,悄然吮吸着两代人间无声流淌的暖流。

原来最难忘的,不在梨肉里,而在那些提心吊胆又闪闪发光的瞬间,在记忆里永远青翠的梨树下,在永远回不去的贫困童年里。

心灵深处

半盏清茶悟人生

◎朱海涛

梅雨时节,天空像被浸透了水,湿漉漉,阴沉沉,灰蒙蒙,让人心头也仿佛蒙了层湿冷的愁雾,莫名黯淡起来。百无聊赖地取来茶盏,看沸水卷着深绿的叶片在杯中舒展沉浮,氤氲的热气里仿佛升起五十载光阴的倒影,那些在得失间摇摆的迷茫,于喧嚣中迷失的本心,竟在这袅袅茶烟里渐渐清晰起来。

初识茶中真味,是在东台西溪古镇的一家茶社。那日,西溪文化讲堂结束后,授课学者提议“饮一盏茶再叙”。茶师执长嘴铜壶,沸水如银练注入的瞬间,茶叶在升腾的热气里翻腾沉浮,起初急切地向上奔涌,而后渐次沉落,最终在杯底站成静默的姿态。看着那浮沉间漾开的绿意,学者轻叹:“年轻时总嫌茶寡味,觉得人生就该像咖啡或烈酒般浓郁浓烈,直到去年

动了一场手术,才知道能慢慢喝杯热茶,已是天大的福气。”

那时年轻,只觉这话空虚。直到被生活摔打后,才渐解其意。新茶初遇沸水,青碧芽尖急切奔涌,恰似少年初入江湖,带着一身棱角与憧憬,渴望在远方的壮阔中舒展抱负。于是忽略了楼下早餐摊的热气,厌烦了母亲反复的叮咛,在觥筹交错间追逐浮名,在通宵达旦中透支健康。可人生哪有永远的浓烈?就像茶叶终究要沉入水底,我们在岁月里也会遭遇形形色色的挫折。但正如茶叶沉淀后,茶汤才真正溢出清芬,经过生命的跌宕后,方知平淡是真,宁静致远。

“茶要经得住开水的烫,人要受得住世事的磨。”有次赴宁拜访一位文学界乡友,他泡的是陈年的茯茶。茶砖在煮茶器中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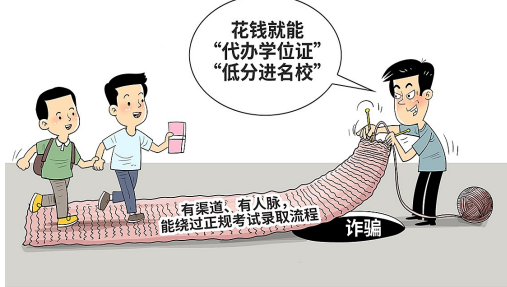
滚如岁月的年轮,汤色在温火慢炖中逐渐变得如琥珀般透亮。“你问这些年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,其实不论过日子还是做学问,就如同这煮茶,要耐得住性子,慢慢来才能熬出香气。”他轻轻吹开茶沫,茶香四溢。年轻时的我们,不懂得煎熬也是人生的必修课,易躁、易怒、易烦,遇到困难不懂得坚持,遇到委屈控制不住情绪,遇到争吵时非要争个对错……结果,错过了机遇,错过了缘分,徒留遗憾。后来,终于在跌跌撞撞中懂得——熬过长夜的星辰才更明亮,浸过雨水的笑容才更剔透,就像茯茶砖在煮茶器里,不急不躁才能慢慢熬出属于岁月的琥珀色。

头道茶往往要倒掉,曾让我觉得可惜。后来才知茶桌上最讲究“舍得”。“头道水,二道茶,三道四道是精华。”头道茶汤倒

掉,看似舍弃,实则为了洗去茶叶的尘埃,让后续的茶汤更纯净和香郁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?我们总在不断地获取与失去中前行。水满则溢,月满则亏,小满刚好。倒茶只倒半盏或七分满,亦是此理。半盏茶不仅是一种饮茶礼仪,更寓意谦卑、克制和虚怀的人生态度。

茶到浓时是淡,人到悟处是闲。暮色中,捧起半盏温热的清茶,茶香袅袅升腾,茶叶在杯中舒展如蝶,茶汤在盏中流转如诗。当人生半盏的门楣在身下投下斑驳影子,这茶在水中的起落,恰似人生在光阴里的颠簸,那沉淀下去的是过往的滋味,浮上来的则是此刻的清冽。最好的人生,是浓淡相宜的甘甜;最美的风景,是历经沧桑后内心的平和与宁静。

漫画



精心织就的陷阱 新华社发(朱慧卿作)

生活素描
休闲时光
花香一瓣
往事如烟
心灵深处
漫画